



桃花那个开

乔忠延

无垠的阡陌沃野，巍峨的崇山峻岭，都是花的世界。那花色千姿百态、千娇百媚。花朵一开，蝴蝶便翩跹于天地之间，呼扇双翅是逐香而来，收敛双翅是在吮吸花蕊上的蜜汁。与蝴蝶同时辛劳的还有蜜蜂，蜜蜂的来去不像蝴蝶那样惹眼，可蜜蜂的辛劳不正是传授花粉，还为人类平添了别具滋味的蜂蜜。

花开有先有后，蜜蜂伴随着花令渐次忙碌，忙出了林林总总的蜜浆。屈指一数，那蜜浆多得可以摆满一个大大的博览厅：桔子蜜、荔枝蜜、刺槐蜜、椴树蜜、油菜蜜、桃花蜜、枣花蜜、桂花蜜、龙眼蜜、紫云英蜜……何止这些，还要多，多得简直能迷人眼、乱人心。别看蜂蜜多得眼花缭乱，可我只喜欢桃花蜜。

喜欢桃花蜜，是因为在万花丛中我独爱桃花。假如要是推选一种国花，我会举起双手捧捧桃花为——中国国花。我不否认迎春花的凌寒开放，带来了即将春光烂漫的喜悦；我不否认牡丹花的开放，预报着夏天将要热热烈烈大步登场；我不否认菊花的开放，在百花凋谢的秋季展示出击击霜霜的傲骨；我更不否认梅花的开放，为穿越冰天雪地增添花色活力。不过，即使如此，也不会动摇我钟爱桃花的信念。

在我的心目中，迎春花仅是一个信使，刚刚将春天要来的消息透露给人间，候尔就萎缩凋零。随着迎春花的败退，寒风挟裹着雪花猛攻春天尚未落定的营盘。顿时，阵营散乱，七零八落，如果还要把此时当作春天，那只能是令人瑟缩的春寒。春寒料峭，乍暖还寒，谁来收拾这支离破碎的残局？回答是：桃花！

桃花在屋舍周边开了，“万树桃花映小楼”，破冻的清泉潺潺汨汨地歌唱着前行；桃花在篱笆旁边开了，“桃花嫣然出篱笑”，欢悦的喜悦不知醉倒了多少人；桃花在河岸边开了，“竹外桃花三两枝”，春江水暖鸭子游来浮去，

“嘎嘎”高叫；桃花在峰峦上开了，“山层层层桃李花”，云间烟火温暖着高岭人家；桃花在寺庙里开了，“山寺桃花始盛开”，这一开就把人间的芬芳洒满了寂寥的佛门……桃花不开则罢，一开春天就扎稳了营盘，再也不担心寒风卷土重来。一朵桃花犹如一点星光，一枝桃花犹如一缕火光，一树桃花犹如一支火把，一地桃花犹如一片火海！桃花迸发的热气、热能、热量，温暖了山川原野，温暖了前朝古代，温暖了诗词歌赋。即使国人喜欢的唐诗、宋词、元曲，何曾缺少桃花热情洋溢的芳香：

“桃花春水生，白石今出没。摇荡女萝枝，半摇青天月……”桃花开放在唐诗里；

“桃花香，李花香。浅白深红，一一斗新妆……”桃花开放在宋词里；

“桃花水来如喷雪，闹动村田铲。犁翻陇上云，牛饮溪头月……”桃花开放在元曲里。

岂止唐诗、宋词、元曲，先秦的《诗经》里早就喷薄着桃花的光色，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”。多美呀，桃花怒放，千朵万朵，色彩鲜艳得红似烈火。那火光点亮了尘世，也照亮了《礼记·月令》，桃花成为春光烂漫的标志：“仲春之月。桃始华，仓庚鸣。”时光匆匆，昼夜不舍，开放在汉代的桃花，居然美艳成身份尊贵的象征，九卿二千石的王公贵族维系印章，都要用桃花绶带。岁月飞逝直下，桃花日新升华，升华为国人美好的向往。描摹最美的风光，当数“西湖桃花三月景”；抒发最美的情感，要用“桃花潭水深千尺”做衬托；追求最美的生活，渴望陶渊明笔下清静安祥的桃花源。

桃花灼灼，桃花灿灿，桃花煌煌。何以，何以如此？

《山海经·海外北经》载：“夸父与日逐走，入日。渴，欲得饮，饮于河、渭；河、渭不足，北饮大泽。未至，道渴而死。弃其杖，化为邓林。”多么壮美的神话！先祖夸父雄心勃勃，竟然追逐着太阳赛跑，直追得太阳坠落下去。他口渴了，张张嘴干黄河、渭河，并不解渴，还要去北方痛饮大泽。虽然没能赶到，虽然倒在了中途，但是，他轰然倒地的那声巨响，却呐喊出视死如归的浩然声威。在我眼里，倒下的只是肉身，不倒的是他那气贯长虹的神魂。何况倒下的夸父没有死去，他和他遗弃的手杖化生了，化生为灼灼、灿灿、煌煌的桃树林。

这就是《山海经》册里那桃花的前世今生。今生是桃花，前世是夸父。阳刚的壮美与阴柔的娇美，桃花将之集于一身。如此回望，夸父逐日绝不是与太阳赛跑，而是去追逐光明，吸取热能，用上天的光源滋补自身、丰裕自身。用当代话讲，这是充电，这是吸取太阳能。夸父慨然死去，不是干渴倒地，而是要用太阳能化育身下的大地。

于是，漫山遍野开出了桃花。桃花开放着沉鱼落雁、闭月羞花的娇媚，开放着舍生取义、慷慨献身的刚烈，开放着中华儿女薪火相传一往无前的风骨和精髓。因而，灼灼桃花才会化育山川，化育村寨，化育神州，化育出一个无处不温馨的春天。

我急不可待，急于在键盘上敲下对桃花的永恒祈盼。不，不能敲，应该书写，应该用古老的毛笔来书写，那才契合桃花本真的韵致。那就以泰山青松作笔，以昆仑峰峦作墨，蘸着东海的滔天巨浪书写：

桃花那个开！

桃花那个开，盛开，爆开，遍开，开满九州大地，开满千秋万代。

张朝曦绘



春和景明太原城

张毅

陌上花开，春意浓浓，盛春的美好与喜悦正纷至沓来。真想告诉所有朋友：太原的春天来了！繁花盛开，花香萦绕，待到山花烂漫时，要记得在丛中笑。

最美人间四月天，四月的龙山漫山遍野开放着丁香花，微风拂面，阵阵芬芳袭来，我一次次陶醉于那袅袅清香之中，任思绪飘远。我抓住春风，走在登山步道上，路两边的丁香树压下枝头，远看就像淡紫色花瓣搭成的通向浪漫世界的阶梯，我问空气，能不能趁着花香，我们穿过阶梯逃入人间。

春风吹起，杨柳摇曳，太原的四月正是姹紫嫣红开遍，随时随地都能赏花。在路边，在走过的每一步里，你总能感受到惊喜。秒速五厘米的粉樱尚未落下，在“借问酒家何处有”的浪漫之地，牧童遥指的杏花就开在了你眼前。街道两侧随处可见的迎春花，还有明黄的连翘，应和着城市上空的晴天和满街的笑脸。浪漫的郁金香犹如彩蝶，一朵挨着一朵也在迎泽公园绽放。“花开花落二十日，一城之人皆若狂。”双塔博物馆门前的明代牡丹紫霞仙，也即将在四月底下凡人间。这个花中之王，从不为世人绽放，她遗世独立，好像在告诉你，做花似做人，花期短，莫负卿。

真是让人期待踏青出行的季节，去和太原

的春天打个照面，别辜负这花期，更别辜负这春风拂面。

月夜有一帘幽梦，春风送十里柔情，谁说这春日的温柔与繁华都市不搭。太原这座历史名城，百年间红墙绿瓦，百花深处便是娇艳的天下。在城市中心的碑林公园里，玉兰正跃上枝头，迎风怒放，带来满园清香。“净若清荷尘不染，色如白云美若仙”用来形容这满园清香真是再合适不过了。在碑林公园古建筑的映衬下，玉兰花更显得多姿多彩、娇艳明媚。穿过幽静的公园小路爬上假山，你会看到假山上外紧靠着的滨河东路上车水马龙，和公园里安然自若地赏花的行人形成鲜明对比。

一半是理想中的彩色浪漫，一半是现实里的烟火人间。开春早市的热闹、老城的温度、汾河的故事，这些都是太原。我骑着自行车，穿行在花色斑斓的城市街道，百年的建筑仿佛也染上了鲜艳的色彩。这里的春意是一幅长长的画卷，有看不完的草长莺飞、新蕊青翠。

在这座城市生活了30多年，我是如此庆幸，没有错过她的四季变化。见过了她的春天，还在期待她的夏天，四季在变，时光流转，我们还可以天天相见。今日的太原，山河无恙，人间皆安，一起来看这名花倾国两相欢的春和景明吧。

两个小孩哥

毛海成

下午贪睡，睡至日暮，被一阵敲门声惊醒。睡得比较沉，待听到时应该是敲了有一会儿了，觉得可能是广告推销之类，但出于礼貌还是去开了门。待穿好衣鞋，又有个十来岁，心里还寻思着可别就这工夫就走了。好在敲门声还在规律而礼貌地响着。

打开门一看，是两个七八岁的孩子。年长些的，怀里抱了个纸盒，纸盒上盖了片纸巾，里面传来“吱吱嘎嘎”的声音。应该是新小区入住率低的缘故，两个人可能好不容易找到一处住着人的房子，先是有些暗喜，念叨了句“诶，有人”。然后看着我愣了愣，可能是怕称呼我叔叔显老不礼貌，小的孩子反应快，开口道：“哥哥，我们在楼道里……”

其实当我听到盒子里的声音，心里就大概有了数，我有点慌张心虚而又失礼地打断了他们，仿佛怕

等他们说完就不好拒绝了：“抱歉，小朋友，我的妻子刚怀孕，我们养不了。”两个孩子互相对视了下，喃喃着“养不了”。我突然也有点失落，但是又好像推卸责任似地画蛇添足：“楼上几层也住着人。”小孩非常礼貌地地道：“谢谢，我们上去问问。”

过了大约半分钟，楼上的敲门声也响了起来，我听着敲门声，默默地啜饮着茶杯里已经凉透的茶。终究，还是没能帮到年幼时的自己。有些懊恼，懊恼自己已然不是当年那个捡到小猫四处托人领养的小孩，也懊恼向他们撒了谎。如果说实话，以他们的年纪未必能理解，冗长的叙述可能会使他们更加尴尬和失落，只能这么安慰自己了。心头不禁涌上几句：“尘雨数洗俗已沁，安乐愧成不完美。顾首遍寻失落处，莲花池畔有遗心。”

玉泉山城郊森林公园，又名晋峰城郊森林公园，位于万柏林区东社街道圪塔沟村以西，是市政府规划的西山十几个城郊森林公园之一。公园占地7120亩，栽植各类树木花卉106种约140万余株，绿化面积5000余亩。放眼望去，是一片一片的绿。

当然，这里不仅仅是绿，美丽的自然景观之外，还有许多人文古迹和历史故事，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。

玉泉山公园，栽种的树木以樱花为主。樱花是很多女孩子都喜欢花，也因此，玉泉山森林公园成为我在太原读大学期间走进的第一座公园。初次去时，是跟着一位学长走进玉泉山森林公园的，当时出现在眼前的是光秃秃一片树枝，很是失望。学长或许看出我的心思，告诉我，待到春天，我一定来一次。不看别的，单看樱花。

大三那年春天，我和搭档相约玉泉山，为一个活动找场地。那只是很平常的一个春天，进入之前我已经忘记了之前关于樱花的期盼。可当我踏入玉泉山那一刻，真的被震撼到了，满园的樱花竞相绽放，当时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进入一片樱花的海洋？眼前，数不尽的樱花树交织成一片片粉色的云朵，让人目不暇接，我不由得在樱花丛中漫起步来。据了解，这里的樱花园是华北地区最大的樱花园，面积达到1000多亩。

之前听说过武汉大学樱花，没想到在山西太原，竟然也有如此大面积的樱花，赏心悦目啊！

在樱花中走着走着，便陶醉了。沿着山路前行，沿途的樱花园、樱花坡、樱花湖等景点更是让人流连忘返。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春日的浪漫气息，让人仿佛置身于梦幻的世界中。当沿着樱花之道走到最高处的坡上时，“春日之约”四个字吸引了我们。这不正是我们做活动理想的地点吗？春意盎然的樱花，是大自然的馈赠。公园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，樱花盛开的时间很短，眼前这场樱花，大概半个月之后就要凋谢了。

就是工作人员这句话，让我们立即作出决定，抓住樱花的绽放季，来一场樱花之约！

说办就办。为了奔赴这场“约定”，我们紧锣密鼓地开始了策划，活动命名为“玉泉山樱花古文化节”。活动时间、活动流程、活动特色，我们抓住每一分钟，追逐着樱花的脚步，希望在樱花凋谢之前完成这场樱花会。

活动日如期到来。尽管当天天气较阴，但丝毫没有阻挡樱花绽放的热情，游客对于樱花的喜爱也分毫不减。这次活动的主角是青春洋溢的大学生，他们携带着自己的艺术作品而来。环湖的一片樱花树下，展示着一幅幅书法作品，墨香在清幽的樱花海洋里悄然散发着。公园的中心大舞台上，会书法的同学铺开笔墨纸砚，现场书写；武术社的同学轻盈地舞动着身姿；茶艺社的同学更是将茶香与樱花香有机融为一体。

活动在游客意犹未尽的感慨中结束。女孩子们穿着汉服，继续徜徉于樱花之间。当樱花翩翩飞舞飘落，落到她们的袖口和发丝，尽显青春浪漫之美。大家安静下来观赏樱花，越看越惊讶，这里的樱花品种真是多，有早樱、晚樱、山樱等数十个品种，颜色从淡到浓，从娇嫩到热烈，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。沿途的樱花道上，三三两两的游客在用相机、手机把自己定格在樱花中。

是谁种下这些樱花？一问，恍然，也才明白了为什么玉泉山城郊森林公园又名晋峰城郊森林公园。这片樱花，是山西晋峰供热有限公司承建的，供热主业与绿色生态新产业融合发展模式是公司转型的新模式。也确实，随着时代的发展、理念的更新，许多企业把生态绿色产业看作产业转型的新出路。企业参与城市生态建设，既是转型新机遇，也是公益大责任。

细细了解之后才知道，太原市东西山的公园，很多是企业参与建造的，比如盛科城郊森林公园、国信城郊森林公园等。这些企业名称，在这里让游客读出诗意，看出暖意，觉出爱意。

从玉泉山往下看，一片片的樱花在起舞。继续往下走，阵阵欢声笑语传来，是一群群孩子在游乐园尽情地玩耍着。他们的兴趣点或许不是赏樱花，灿如云霞的樱花却成为他们最美的衬托。

那一年春天，玉泉山公园就以樱花的娇美容颜深深地印在了我心里。

转眼间，离那场樱花之约已经过去了两年。看着手机里那张樱花丛中的合影，发现自己内心的深处仍然在被那片风景温暖。走过、领略过多少公园风景，最难忘的还是玉泉山森林公园带给我的樱花记忆。



玉泉山樱花盛开 牛晨阳摄

锦绣太原·公园篇(44)



思念无需表达

李如玉

清明前急切地等待徐州老家亲人的扫墓通知，被告知时间后，匆匆购票上车。

望着车窗外的一抹斜阳，忽然发现这班列车正是6年前我和弟弟护送父亲的骨灰回徐州安放的那趟列车。

哦，算起来，父亲离开太原6年零6天了。从那天起，故乡与父亲紧密联系在一起，让我梦萦魂牵。几年来我往返于太原与故乡的路上，只为能看父亲一眼。列车呼啸前行，我的思念像铁轨一样长。

父亲李国涛1957年来太原，在太原生活了整整60年。父亲从风华正茂的青年到步履蹒跚的白发长者，从一名中学教员到一位卓有成就、受人尊敬和喜爱的作家、学者，太原是父亲成长、奋斗的地方，这里留下了父亲这个外乡人的汗水和足迹。

父亲曾动情地说：“我很感恩太原。”因为正是在太原，父亲进入文学领域，一路勤奋耕耘，收获了累累果实。

父亲热爱太原，也思念故乡徐州，在他的一些文章里抒发了浓浓的思乡之情。记得有一次我随手拿起一本书，读着里面白居易的《忆江南》，“江南好，风景旧曾谙”。父亲正在泡脚，他一下抬起头，不假思索，立刻吟诵出：“日出江花红胜火，春来江水绿如蓝。能不忆江南？”我见父亲的眼睛一亮，脸上忽然有一种神情，温柔而深沉。那是平时很少显露的，或许这首诗触动了父亲的心扉，使他想到了故乡和故乡的家人。

枕上无眠。又想起父亲谈起过贾岛的一首诗：“客舍并州已十霜，归心日夜忆咸阳。无端又渡桑干水，却望并州是故乡。”记不清当时父亲是怎么讲的了，只记得这是由乡愁这个话题引起的。父亲在《乡愁是一种文化》里说：“甚至乡愁也不只是对故乡文化的眷恋。对故乡以外的久居之地，也可以有乡愁。”父亲呵，您后来是不是也把太原当故乡了？故乡有时是一种很微妙的感觉。人是会有第二个故乡的，父亲的第二故乡就是太原。我每次回徐州的时候，总会给父亲带一些他生前在太原喜欢吃的东西，我想父亲会觉得那也是故乡的味道。

在家里父亲的照片前，我喜欢放置两种物品，一件是茶杯，因为父亲喜欢喝茶；一件是电池。父亲步入老年时常常感到身体乏力，没有力气，我会给他买些西洋参、蜂胶、蜂王浆等补品，让他补补身体。父亲有时会说：“我像一块旧电池，没有电了，用完了。”每每这时我会无比难受，可又不知怎样宽慰父亲。每当回想起这一幕时，都让我心碎……

回到徐州扫墓，清明祭奠的仪式认真而肃穆。我们满怀敬畏和感恩之心添土，摆供，祭拜。

我把一节新电池，放在父亲墓前，希望父亲能量满满，身体健康，不再乏力。我抚摸着墓碑，抚摸着父亲的名字，我渴望感到父亲的温度。我的额头贴在父亲的墓碑上，泪水滴滴答答落了下来。

清明祭奠在我们这个大家庭里已有多年的传统了。每年清明，六叔都带领全家老小祭拜祖先。六叔是我们这个家庭的核心，他关心着每一名家庭成员，事无巨细。父亲笑称他为“族长”。而今这位“族长”也离开了，使得这个清明的祭奠更加沉重。父亲对家族的影响侧重于文化层面，是文化的引领。父亲见多识广，风趣幽默。以前回徐州时，身旁总是围着许多人听他说话、和他聊天，平辈、小辈都喜欢他。

六叔则是一位实干家。在他70多岁时曾组织三次大型聚会，每次都有三四十个李氏家族的兄弟姐妹从全国各地赶往徐州，欢聚一堂。父母参加了第二次聚会，有些几十年不见的兄弟姐妹，在六叔的努力下得以相见。对于这个家族来说，这几次聚会有着不寻常的意义。

父亲和六叔是这个大家庭的两面旗帜，现在这两面旗帜前后倒下，留下永远的空缺。

扫墓回来的路上猛然想起，我忘记擦掉父亲墓碑上我的泪痕……